

三辅黄图校注

主编 魏全瑞



三秦出版社



長安史蹟叢刊

主編 魏全瑞

三輔黃圖校注

何清谷 校注



三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輔黃圖校注/何清谷校注.—2版.—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1

(長安史蹟叢刊/魏全瑞主編)

ISBN 7-80546-412-X

I. 三... II. 何... III. 長安(歷史地名)—歷史地理
IV. K928.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25326 號

長安史蹟叢刊
三輔黃圖校注

何清谷 校注

出版發行 三秦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銷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31號

電話 (029)87205106

郵政編碼 710003

印開印 刷 西安信达雅印務有限公司

本 890×1240 1/32

張 16.875

頁 2

插字 306千字

版次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二版

數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1—5000

標準書號 ISBN 7-80546-412-X/K·132

定價 貳拾伍圓整

出版說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爲了全面整理有關古長安的史地文化典籍，著名史學家史念海教授和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提出了編纂出版古長安叢書的設想，史先生任主編，出版事宜則全部交給三秦出版社。經過各方努力，先後推出了隋唐兩京叢考和三輔黃圖校注，受到學界好評。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叢書的出版遇到了諸多困難。近來，隨着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加之我社綜合實力漸強，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前輩學者開創的這項整理古長安歷史文獻的事業繼續做好。鑒於各方面情況變化較大，我們對原先的計劃作了調整，決定編輯出版一套全新的長安史蹟叢刊，收入類編長安志、西京雜記、兩京新記等十數種歷代撰述，先前已出和將出的三部書也納入叢刊，按照新的要求重新出版。可以說叢書基本包括了有關古代陝西尤其是古長安地域文化的經典作品。叢刊的總序仍然採用史先生原撰總序，一來表示不忘先生開創之功，二來是由於先生的序文高屋建瓴，縱論古今，其中關於古長安史地撰述整理與研究的精辟論述，完全適合長安史蹟叢刊。

總序

史念海

長安作爲古都，歷史最爲悠久。長安之名，始於秦時。周的豐鎬即在其西南，秦的咸陽亦位於渭河北岸，雖少有間隔，地理因素大致相若，故言上古的史事，率應視作一體；論都城的建置，亦上溯至於周初。由西周肇始，在這裏建都的有秦、西漢、新、隋、唐等統一的王朝，而東漢的獻帝及西晉的愍帝，也曾在這裏作過較爲短暫的稽留。分裂時期在這裏建都的政權，則有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前秦、後秦和南北朝的西魏、北周。東漢初年，劉玄和赤眉，唐末的黃巢和明末的李自成也均在這裏建立過都城。總起來說，在這裏建都的，先後有六個統一的王朝和十一個政權，共計一千九百九十一年。

都城爲一代人文薈萃之地，有關都城的撰述亦較他處爲豐碩。長安作爲都城，不僅歷年最久，且山川秀麗，物產富饒，處於四塞之內，儼然天府之國，尤爲當時後世所稱道。故有關撰述亦最多。今所知者，殆以辛氏三秦記爲最早。辛氏此書不見於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經籍藝文諸志的著錄，然三輔黃圖及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有所徵引，而所記又皆秦漢都邑、宮室、苑囿地理，當出於漢時人

士手筆。此後諸家撰述，接踵而起，三輔黃圖兩京新記長安志雍錄皆其著者。

辛氏三秦記綜述都邑宮室，故能巨細兼載，自成一書。而專論一方面的，也早有名家。司馬相如上林賦、揚子雲甘泉賦先後輝映。梁蕭統撰集文選，以上林賦列於畋獵類中，以甘泉賦置於郊祀類內。上林爲規模巨大的苑囿，甘泉於離宮中最負盛名。兩賦對於這樣的苑囿和離宮都作細膩的描述，雖所言不免有誇大不實之處，當時長安附近建築設施的雄偉壯麗，藉此亦略可見其一斑。及班孟堅兩都賦和張平子兩京賦出，更能顯示全豹。所謂兩都兩京，皆係以洛陽與長安相提並論。東漢都洛陽，故賦京都者，不能不有所涉及。其時長安已廢不爲都，而瑰麗却仍不減當年，甚至猶能和洛陽比肩齊聲。

由於長安的山川秀麗，人物薈萃，故四方景慕，咸思瞻仰，是以遠道蒞臨，觀風俗者，時有所聞。甚至王朝更易，都城他移，仍未稍替。其履履所及，耳聞目濡，往往撰有記述，舊典新章，多能引人入勝。潘岳西征賦殆其著者。安仁爲長安令，由洛陽西行。所記雖多途中聞見，而於長安城中景物，更不惜筆墨。當其初抵秦郊，觸目所見，「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當時長安已淪爲常邑，猶能如此富庶，當年都城的景物，略可想見。

歷來詩人對於都城長安的歌誦，尤多佳句名章。詩三百篇於國風中，列有豳風、秦風和周召二南，然於豐鎬兩京却未多所涉及。不過雅頌諸篇中，有關的吟詠，並非少見。小雅白華：「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大雅靈臺：「麇鹿濯濯，白鳥鵲鵲」，豐鎬城郊的風物歷歷如在目前。唐代詩家歌誦長安，其詩篇的數量和內容，皆能超越前代。後世對於唐長安較之漢長安更爲清晰明瞭，這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

原因。

就在長安廢不爲都時，有關的撰述仍陸續見於著錄，可見長安爲世人重視的程度。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皆撰述於宋代。宋敏求時，長安猶隸於宋朝版圖，而當代建設亦有新績；程大昌時，長安已爲金人所據有，不過前代流風餘韻，並未因之或泯，故此數家著述，得爲當時後世所稱道。

這樣豐碩而又復絢麗的撰述，古長安的往事遺蹟賴以流傳和保存，值得珍視；只是由於傳世已久，間有殘缺散佚，難得全帙；即令幸存於今，由於輾轉鈔錄，魯魚亥豕的訛誤又在所難免。而古今地名互累經改易，舊蹟往往未能確指，致使前賢功績，仿佛輕擲虛牝。如何使之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當前黨和政府組織各方力量整理古籍，允爲一代勝事。古長安叢書也得在這盛世開始編纂，早日克奏膚功，是各方共同的期望。

由於前賢有關著述相當繁多，古長安叢書擬分集編纂，近人撰述亦往往有涉及古長安的，自應一併收錄，俾究心往事者，不必多所問津。初步斟酌，分成五集：

甲集、 整部撰述，或後世的輯本；

乙集、 專篇撰述，或由其他著作中節錄的有關篇章；

丙集、 記遊撰述而未集成專著者；

丁集、 詩詞歌曲；

戊集、 近人專著。

如前所說，有關古長安的撰述，由於傳世已久，難免多所訛誤，且刊本較多，間有相互參差之處。故整理時，務須詳加校勘注解，俾使章節句讀的斟酌，字詞義例的闡釋，篇章段落的分析，情緒思想的反映，皆能有所顯現。這都是整理古籍的基本功夫，無容多事贅陳。古長安的有關撰述率多與地理有關。地理時有變遷，古今頗難一致。政區的增損，城池的興廢，鄉聚的分佈，關隘的建置，道路的通塞，疆場的改易，以及河流的移徙，湖泊的湮涸，植被的變化，動物的存沒，有關撰述中是不乏記載的。由於歷年較久，與現今多有違異。雖間有舊說詮釋，却難免舛訛，而輾轉相傳，治絲愈紊，更不易得其真象，前代學人於此，多力於考證，成就斐然可觀，自宜繼踵舊規，期臻完密。而長安古事，有待斟酌者尚復不少，唐代長安城內有都亭驛，長安志謂在敦化坊，徐松、董祐誠皆承其說，而未有是正，然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謂在朱雀街。證以太平御覽所引兩京新記，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及續高僧傳等書，則都亭驛實在朱雀街西通化坊，與敦化坊無關。霸上為長安城東衝要之地，酈道元水經注既謂其地在白鹿原上，又謂在霸橋東端。後之論者多取前說，間有兼取後說，而未細究其間曲折。然證以晉書，桓溫北伐至霸上時，王猛問他為什麼長安近在咫尺，而不渡霸水？可證霸上實在霸水之東，並非在白鹿原上。這樣的考證對於解釋古長安的史事是有裨益的。古長安叢書的纂集應該在這方面多所致力。

可是所有考證並非都能了無訛誤。就以霸上而論，其所在雖有兩說，却迥然各異。白鹿原東倚霸水，地勢陡絕，高低相差，頗為懸殊。桓溫抵達關中時，秦軍已在白鹿原上，循霸佈防，桓溫何能越水而登上原頭？其間道理，至為明顯，稍一涉足其地，便可豁然洞曉，而一些所謂考證，尚瑣瑣喋喋，徒費筆墨，

令人齒冷。其他事例亦復不少，無煩備舉。以此而論古長安史事，殆難悉其究竟。補苴不足，就必須對地理從事實地考察。以實地考察與文獻考證相對覈，才能確實無誤，而且還應進一步分析說明其變化的前因後果，反映其間的一定規律。

終南山側，峪口連綿不絕。峪中率多皆有溪澗流下，匯而成川，故長安城南多水。居人引水成渠，徧於田塍，水色澄清，倒影如畫，稍加興建，便能引人入勝。唐代永安渠導漓、交之水入城，城南渠上築橋不少。石梁橫懸，即成遊覽勝地。杜甫詩中就曾一再吟詠：「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皇陂即皇子陂。皇子陂中菡萏香溢，亭亭覆蓋。以第五橋和皇子陂媲美，則其地的幽雅可以略見一斑。第五橋何在？張禮在遊城南記中提到：「今第五橋在韋曲西，與沈家橋相近。」說得相當概括，具體所在還得考覈。今西萬公路旁有東西兩第五橋村，第五爲唐代關中大姓，今村中却無姓第五者，是村名當與橋名有關。村之四周不見有橋。原來四十年前這裏僅有一村，並無公路。村之東南積水長存，不能種田。後來，填水修路，又填水建村。今日站在公路上，四面遠眺：公路高於兩側田地，路西兩村略低，路東低窪更甚。到低窪而無積水處掘起一抔土，竟有大半沙粒。顯係渠水流經的地方。第五橋當在此處。更北有沈家橋村，村名亦以橋名。橋在何處？今公路之東約一華里處，一片柳蔭。濃密樹叢之下掩映一段水溝。溝內有水，水爲地面流淌的積水，惟淤泥甚厚。溝岸上有石橋舊址。大石早已移作他用，小石累累，排列平整，向遠延伸，岸形明顯。測量得知，原橋長約五米，寬可過一馬車。橋址在大田之中，與村無路相連。橋旁故老，娓娓敘述，唐時舊蹟，了無疑意。

遊城南記提到兩唐書記載：「杜正倫」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當時，潏河由少陵原朱坡之側，迤邐流向西北至於神禾原畔。如能改變原側高地，當可灌溉更多農田。杜正倫當係因此而建言鑿河引水的。不料施工開鑿，却是川流如血。這自然是雜糅有迷信色彩。究竟如何？自須再作考察。這就要探索唐代滴水的流逕，還須考察杜固的所在。杜固位置，一說在馬崩崖，一說在鳳凰嘴。前者又有二處，一在王莽村近處的原畔、潏河邊，一在潏河源頭南山之下。揆諸地勢和川原形狀，這兩者均不可能。也許鳳凰嘴就是杜固？鳳凰嘴在彰儀村東北，神禾原上。站在少陵原向西遠望，此處正是潏河沿神禾原折西北流的地方。走下少陵原來到樊川，再近到潏河邊仰望，其東、南、北三面突出，超越原外，如同半島。以鳳凰嘴命名，十分形象。從相鄰的北新街村直北的小路可以捷便前往。這條牧羊人日久天長踐踏成的小路，蜿蜒崖畔，再前則無路可行。攀緣崖上高低雜樹，穿林而上，始達其地。這是神禾原邊獨特之地形，絳紅色的土質，雜有紅色更重的小砂，更顯得獨特。所謂川流如血者，殆為紅土紅砂隨波逐流而下，使水流成為血色。

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曾經說過：「豐水東注，維禹之蹟」。可是現在豐水北流入渭，與周時竟不相同。這應不是詩人的誤筆，而是古今有所變化。輞川為唐時王維別業所在，其集中有題詠二十首，久已膾炙人口，而輞川因之亦有名當世。輞川有南坨北坨，王右丞集中南坨絕句：「輕舟南坨去，北坨森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現在輞川溪水已相當細小，甚至可以徒跣涉越，溪中山石磅礴，大者如桌，小者如几，如何還能行船？實地考察並非一望了事，探索其間變化的原因和過程，顯然是不可稍事疏忽。

的。這樣一些變化，有人爲的作用，也有自然的因素。涉及自然的因素，就不能不和自然科學有關。這就不是文字考證所可以解決的。

實地考察是應該和文獻記載相結合的。實地考察離開文獻記載，就難得切合實際。文獻記載是有其不足之處的。若非出於第一手史料，就不能說沒有差錯。就是出於第一手史料，也不能說就一定確實。如果不能指出其錯誤的所在，還是不應輕易捨棄的。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對此是不宜稍事忽略的。長安多古蹟，秦漢時離宮別苑相當繁多，有關載籍也多所記述。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是相當有名的宮殿。秦漢帝王多在甘泉宮決定朝政大計，而且爲直道發軔之所。漢宣帝接見匈奴呼韓邪單于，即由甘泉歸來，宿於池陽宮，以便在長平阪上舉行接見大禮，然後回到長安，再賜盛宴。這是匈奴降附之後，單于的初次入覲，爲少有的盛典。近來有人說於乾縣泔水旁發現甘泉宮遺址，又有人說於三原縣嵯峨山下發現池陽宮遺址。甘泉宮如果在乾縣泔水旁，直道如何能在其地發軔？又如何解釋應劭所說的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嵯峨山下所謂池陽宮，據說距漢長安城七十公里，也就是一百四十華里，則距長平阪亦當有九十里。漢宣帝怎能當天走完這麼遠的路程，並舉行有數萬人參加的接見大典？又如何解釋三輔黃圖所說的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阪，去長安五十里？據說所謂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有瓦當等遺物的發現，這些遺物上雖無文字，却和秦咸陽和漢長安城內的宮殿遺址的瓦當等遺物相同。這些遺物誠然可貴，然未能與文獻記載相互覈實，還是不足取的。長安附近離宮別苑既然很多，瓦當等遺物都應該有所發現，怎能不結合文獻記載，而冒然去確定宮殿？

整理有關長安古籍，可資借鑑和斟酌的，當非少數。前哲舊軌自宜多所遵循，然亦不能墨守成規，先後如出一轍。其間難免有所損益。這裏所不能已於言者，則爲整理之時，如前所云，應作實地考察，山僻水涯，通塗絕徑，舊址遺蹟，斷碣殘碑，皆須親臨究問，得自目驗，再以之與文獻記載相勘證，而後作出相應的論斷。若坐擁書城，不出戶庭，僅以翻檢舊典爲能事，殆不足以言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當世方家或不至河漢斯言也。

前言

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是我國古代的名都。三輔黃圖專記秦漢都城的建設，而以漢都長安為主。所載長安城及其周圍的佈局、官殿、館閣、苑囿、池沼、臺榭、府庫、倉廩、橋梁、文化設施、禮制建築等，條分縷析，最為詳備。它是研究古代都城，特別是研究漢都長安最重要的歷史文獻。

三輔黃圖，又名西京黃圖，簡稱黃圖，不著作者姓名。初本成書的時間，孫星衍序斷為「漢末人撰」；苗昌言題詞定為「漢魏間人所作」；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定為「梁陳間人作」；宋聯奎序斷為「後漢人撰」；陳直認為「原書應成於東漢末，曹魏初期」。各說雖有不同，但都以如淳、晉灼、劉昭注書已引黃圖為據。這個根據當然是很確鑿的，三位注家既已引此書作注，足證在他們的時代此書已問世了。如淳為三國曹魏人，曾任魏國陳郡丞，他撰漢書注多次引用三輔黃圖，現在能看到的至少還有五條。晉灼是晉初人，略晚於如淳，曾任晉尚書郎，他撰漢書集注也常引三輔黃圖，現在可看到的至少還有四條。劉昭，南朝蕭梁人，梁武帝時曾任奉朝請等官，他注的後漢書祭祀志、郡國志皆引用三輔黃圖，至今還存兩條。

俱見本書補遺。根據以上注家所見，三輔黃圖初本應如陳直所言，成書於「東漢末曹魏初」。「梁、陳間」說偏晚，不能解釋如淳、晉灼已引用三輔黃圖這一客觀存在。

初本三輔黃圖，最早著錄的是隋書經籍志，云「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等事」。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亦作三輔黃圖一卷。可見初本是一卷無疑。其內容散見於如淳、晉灼、張晏、孟康、臣瓚注漢書，劉昭注後漢書諸志，酈道元作水經注，隋宇文愷議立明堂，王元規議上帝后土壇，唐初李善作文選注，顏師古作漢書注，所引用的三輔黃圖條文。孫星衍序云：「舊書有圖，特以文為標識。故其詞甚簡。」這個推斷不無道理。三輔黃圖的本義就是三輔地區的帝都圖。據陳直考證「黃圖」之名已見於西漢中期瓦當文字。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云：「漢代修水利要案圖書，觀地形」，事前有水利規劃圖。王莽派王邑去雒陽為他建陵，王邑首先「營相宅兆圖」，（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即作王莽的墓地平面圖。我們還可看到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西漢初期長沙國深平防區圖」。漢都長安是根據考古記中的帝都設想設計的，可能有設計圖及文字說明，如果這些資料能保存到漢末魏初，當然可能是初本的主要依據。然而，作者在處理文圖關係上可以有多种形式，圖旁附簡單的文字標識僅是一種形式，也有圖前或圖後有長篇文字說明的，還有省圖詳文，實則以文說圖的。從劉昭所引兩條黃圖原文來看，有下邳縣的建制沿革，有長達千餘字的元始四年儀，這顯然不是簡單的圖的標識。看來所流傳的初本主要是文字記述，如三輔治所、長安城門、官觀、苑囿、陵廟、明堂、郊時等均有詳細記載，屬於以文說圖。初本是用竹簡或絹帛抄寫的，在輾轉傳抄中造成很多歧文異辭，錯訛脫衍不可避免。如淳引用黃圖五條，

其中兩條就有錯誤。見補遺注。

今本三輔黃圖，擴為六卷。程大昌云：「今圖則唐人增續成之」，畢沅云：「蓋唐世好事者所輯」，四庫全書總目云：「為唐肅宗以後人作」，陳直云：「今本為中唐以後人所作」。所說大同小異，大抵不出唐代。這是有根據的，有今本引用唐代地名可證：

今本：「號官，宣太后起，在今岐州號縣界。」此地漢代屬右扶風，唐高祖武德二年改隋扶風郡為岐州，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七五六年）改岐州為鳳翔郡；號縣，武則天天授二年（公元六九一年）置，治所在今寶雞縣號鎮。岐州號縣是武則天到唐肅宗時的地名。

今本：「械陽宮，秦昭王所作，在今岐州扶風縣東北。」扶風縣，唐太宗貞觀八年始置，此官位置雖不準，但用唐地名無疑。

今本：「西市在醴泉坊。」醴泉坊在唐長安城西市之北，這是唐人把漢西市誤作唐西市了。

今本：「三輔」其理俱在長安古城中」。西陂池、郎池「皆在古城南上林苑中」。「秦酒池在長安故城中」。「太上皇廟，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此皆唐人口氣，唐人把漢長安城稱古城或稱故城。

今本：「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此長安指唐長安縣廨所，即治所，在唐長安城的長壽坊，是唐西市向南第二坊，相當今西安市雁塔區的蔣家寨。韋述兩京新記云：「修真坊內有漢靈臺」。修真坊在唐長安城西北角。唐長安縣治所在長壽坊，與漢靈臺遺址所在的修真坊相距約八唐里。可見此條所謂「長安西北八里」是用唐地名。按水經渭水注漢靈臺在安門東南七里的辟雍之北，這是漢地名。

今本：「漢辟雍，在長安縣北七里。」此長安縣亦指唐長安縣治所，即長壽坊。漢辟雍遺址已發掘，在今蓮湖區大土門以北，這裏恰在唐長安縣治北七唐里。亦為唐地名。如用漢地名，應據水經渭水注載：「辟雍」在鼎路門東南七里」。鼎路門即安門。

今本：「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漢太學與漢辟雍都在唐長安城普寧坊，太學在普寧坊西部，普寧坊距長壽坊約七里，可見亦用唐地名。按張澍二酉堂叢書輯本關中記，漢太學「在長安城南，安門之東」，這是漢地名。

今本：「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宜春下苑即今曲江池，此京城指唐長安城。宜春下苑在唐長安城的東南角。

今本：「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其地漢屬槐里縣，隋廢槐里縣改屬始平縣轄，唐中宗景龍二年改名金城縣，唐肅宗至德二年改名興平縣，此亦用唐地名。

從今本用唐地名的時限看，岐州唐肅宗至德元年廢，興平縣至德二年置，與廢交插的地名在肅宗時，據此推定今本似成書於唐肅宗時代（公元七五六一——七六一年）。

今本三輔黃圖，比之初本其卷帙、內容大有擴充。其材料來源有三：一、採自初本三輔黃圖，此即今本中所謂「舊圖」或「圖」。如「按舊圖，漸臺、凌室、織室皆在未央官」。「舊圖曰：『未央官有滄池，言池水蒼色，故曰滄池。』」冰池，「舊圖云：『西有灋池，亦名聖女泉。蓋冰、彪聲相近，傳說之訛也。』」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可能當時初本有幾種抄本，今本只以某一種抄本為基礎而擴充

的，所以漏掉的佚文不少。二、從唐初顏師古漢書注和李善文選注中收集到大量三輔黃圖佚文。今本文字頗多與顏師古注相同，正如陳直說：「是黃圖用顏注，而非顏注用黃圖。」三、採用了史記、漢書、西京賦、西都賦及六朝人的有關著述。所以今本不是編者肆意杜撰的產物，而是有文獻依據的。今本的缺點：一是錯誤之處不少，如把鐘官誤作鐘官，卷三甘泉官下所列之官，大部不在甘泉官。二是對初中的材料遺漏甚多。

今本正文之下有原注。原注，陳直認為「略在正文之後作成」，至確。如廢丘注：「今與平縣地。」高奴注：「今延州金明縣地。」均用唐地名。原注除對正文作解釋外，還有補充漏掉的佚文，如王莽妻億年陵條，原注即引「舊本云……」；社稷條，原注用劉昭引黃圖中的「元始儀」。還有對今本錯訛的訂正，如今本「鼎湖官在湖城縣界」，原注「又一說在藍田」。原注是。

三輔黃圖在宋代仍有多種傳寫本流傳。宋敏求長安志引文與今本大多相同，亦有不同處。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玉海所引黃圖與今本均有同異。惟程大昌雍錄卷一有談三輔黃圖一段，所言全據今本。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公元一一五三年）撫州州學教授苗昌言云：「三輔黃圖」世無板刻，傳寫多魯魚之謬，凡得數本以相參校」，遂由撫州州學刻三輔黃圖。從說郛所收苗本三輔黃圖看，此為一卷本。陳直序云：「今本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時所分析」，其說無據。比苗昌言稍晚的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著錄三輔黃圖一卷，可能就是苗氏校刻的一卷本。南宋理宗端平年間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著錄三輔黃圖上下卷，明陳繼儒本就是把上下卷的內容與六卷本同，也許陳振孫所著錄的上下卷實際就是六卷本。我所